

智者是不会有失落感的，领袖无民众不成领袖，导师无弟子不成其导师，，可是，对于智者来说，只要他守护着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即使天下无一人听他，，他仍然是一个智者。

周国平文集

周国平文集

ZHOU GUOPING'S COLLECTED WORKS

第二卷

上

下

三

四

五

六

七

本卷收入散文，包括：

一、1991 年至 1995 年写的散文，计 100 篇。其中：
前两年的相当篇幅曾结集为单行本《今天我活着》(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年 4 月)。前三年的部分作品曾收入《迷者的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3 月) 中。

二、1983 年以前的散文旧作，计 6 篇。

目录



散文（1991—1995）

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	(3)
没有目的的旅行	(8)
等的滋味	(12)
天才的命运	(17)
从“多余的人”到“局外人”	(23)
回归简单的生活	(29)
徘徊在人生的空地上	(32)
有这么一本书	(34)
论怕老婆	(36)
人生寓言	(39)
一 告别遗体的队伍	(39)
二 哲学家和他的妻子	(40)
三 幸福的西绪弗斯	(40)
四 从一而终的女人	(41)
五 诗人的花园	(41)

六	与上帝邂逅	(42)
七	潘多拉的盒子	(43)
八	基里洛夫自杀	(43)
九	抉择	(44)
一〇	罪犯	(45)
一一	医生、巫婆和佛陀	(45)
一二	生命的得失	(46)
一三	寻短见的少妇	(46)
一四	流浪者和他的影子	(47)
一五	白兔和月亮	(48)
一六	孪生兄弟	(48)
一七	小公务员的死	(49)
一八	姑娘和诗人	(50)
一九	幸免者的哄笑	(50)
二〇	无赖的逻辑	(51)
二一	落难的王子	(52)
二二	执迷者悟	(52)
二三	清高和嫉妒	(53)
二四	诺亚的子孙	(54)
二五	微不足道的事情	(54)
	孔子的洒脱	(56)
	现代：女性美的误区	(59)
	哲学世界里的闲人	(61)
	读元曲随想	(64)
	《断肠人在天涯》后记	(79)
	人生贵在行胸臆	(81)

哲人隐语	(88)
父亲的死	(93)
平淡的境界	(96)
南游印象	(100)
一 崇武的海滩	(100)
二 逛花市	(102)
三 鸣禽谷	(103)
四 随便走走	(104)
五 富人区	(105)
六 看海	(106)
七 旅途速写	(108)
八 季节	(111)
九 平静的心	(112)
街头即景	(114)
一 光明使者	(114)
二 乞丐	(114)
三 有残疾的老妇	(115)
智慧的诞生	(117)
家	(127)
一 家是一只船	(127)
二 家是温暖的港湾	(128)
三 家是永远的岸	(129)
失去的岁月	(130)
思考死：有意义的徒劳	(136)
智者的最后弱点	(153)
自己的读者	(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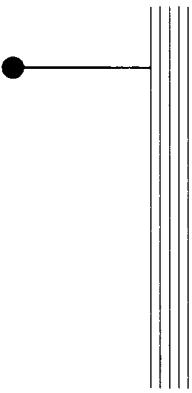
女人和哲学	(160)
男人眼中的女人	(163)
调侃婚姻	(172)
自我二重奏	(175)
一 有与无	(175)
二 轻与重	(176)
三 灵与肉	(177)
四 动与静	(178)
五 真与伪	(179)
六 逃避与寻找	(180)
七 爱与孤独	(181)
《今天我活着》序	(183)
重游庐山散记	(185)
一 故地重游	(185)
二 身在险中不知险	(186)
三 景在景点外	(187)
四 悠然才见南山	(187)
五 山那边的世界	(188)
六 人人都有小时候	(188)
七 观日出的人们	(188)
《人与永恒》再版感言	(190)
比成功更宝贵的	(192)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194)
闲适：享受生命本身	(199)
探究存在之谜	(202)
玩物也可养志	(209)

习惯于失去	(212)
时光村落里的往事	(215)
何必温馨	(219)
“沉默学”导言	(222)
永远未完成	(225)
沉默的价值	(229)
宽松的婚姻	(232)
论嫉妒	(236)
车窗外	(239)
理想主义的绝唱	(241)
怀念：今日的方舟	(254)
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256)
生命的自娱和祝福	(260)
爱情不风流	(264)
《迷者的悟》序	(267)
何尝失落	(269)
心疼这个家	(271)
不是我写的	(274)
救世和自救	(276)
外行的感想	(281)
发表《永恒的女儿》小引	(284)
发表《应该有天堂》前记	(286)
康德、胡塞尔和职称	(287)
消费=享受？	(290)
爱还是被爱？	(293)
守望的角度	(296)

被废黜的国王	(299)
五十自嘲	(301)
在沉默中面对	(304)

散文旧作

苦涩的忧伤	(309)
旧历年前	(311)
河畔夜谈	(313)
忧伤的美	(315)
爱情学大纲	(317)
庐山散记	(322)



散文 (1991—1995)

原书空白页



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

兽和神大约都不会无聊。兽活命而已，只有纯粹的生存。神充实自足，具备完满的存在。兽人神三界，唯有夹在中间的人才会无聊，才可能有活得没意思的感觉和叹息。

无聊的前提是闲。当人类必须为生存苦斗的时候，想必也无聊不起来。我们在诗经或荷马史诗里几乎找不到无聊这种奢侈的情绪。要能闲得无聊，首先必须仓廪实，衣食足，不愁吃穿。吃穿有余，甚至可以惠及畜生，受人豢养的猫狗之类宠物也会生出类似无聊的举态，但它们已经无权称作兽。

当然，物质的进步永无止境，仓库再实，衣食再足，人类未必闲得下来。世上总有闲不住的阔人、忙人和勤人，另当别论。

一般来说，只要人类在求温饱之余还有精力，无聊的可能性就存在了。席勒用剩余精力解释美感的发生。其实，人类特有的一切好东西坏东西，其发生盖赖于此，无聊也不例外。

有了剩余精力，不释放出来是很难受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孔子就很明白这难受劲儿，所以他劝人不妨赌

博下棋，也比闲着什么事不做好。“难矣哉”，林语堂解为“真难为他们”、“真亏他们做得出来”，颇传神，比别的注家高明，闲着什么事不做，是极难的，一般人无此功夫。所谓闲，是指没有非做不可的事，遂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闲的可贵就在于此。兴趣有雅俗宽窄之别，但大约人人都都有自己感兴趣的事。麻将扑克是一种兴趣，琴棋诗画是一种兴趣，拥被夜读是一种兴趣，坐在桌前，点一支烟，沉思遐想，也是一种兴趣。闲了未必无聊，闲着没事干才会无聊。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却找不到兴趣所在，或者做不成感兴趣的事，剩余精力茫茫然无所寄托，这种滋味就叫无聊。

闲是福气，无聊却是痛苦。勤勤恳恳一辈子的公务员，除了公务别无兴趣，一旦退休闲居，多有不久便弃世的，致命的因素正是无聊。治狱者很懂得无聊的厉害，所以对犯人最严重的惩罚不是苦役而是单独监禁。苦役是精力的过度释放，单独监禁则是人为地堵塞释放精力的一切途径，除吃睡外不准做任何事。这种强制性的无聊，其痛苦远在苦役之上。

在自由状态下，多半可以找到法子排遣无聊。排遣的方式因人而异，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性情。愈浅薄的人，其无聊愈容易排遣，现成的法子有的是。“不有博弈者乎？”如今更好办，不有电视机乎？面对电视机一坐几个钟点，天天坐到头昏脑胀然后上床去，差不多是现代人最常见的消磨闲暇的方式，——或者说，糟蹋闲暇的方式。

时间就是生命。奇怪的是，人人都爱惜生命，不愿其速逝，却害怕时间，唯恐其停滞。我们好歹要做点什么事来打发时间，一旦无所事事，时间就仿佛在我们面前停住了。我们面对这脱去事件外衣的赤裸裸的时间，发现它原来空无所有，心中隐约

对生命的实质也起了恐慌。无聊的可怕也许就在于此，所以要加以排遣。

但是，人生中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无可排遣的无聊。我们心不在焉，百事无心，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并不是疲倦了，因为我们有精力，只是茫无出路。并不是看透了，因为我们有欲望，只是空无对象。这种心境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昙花一现，却是一种直接暴露人生根底的深邃的无聊。

人到世上，无非活一场罢了，本无目的可言。因此，在有了超出维持生存以上的精力以后，这剩余精力投放的对象却付诸阙如。人必须自己设立超出生存以上的目的。活不成问题了，就要活得有意思，为生命加一个意义。然而，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若问为什么吃喝劳作，我们很明白，是为了活。活着又为了什么呢？这个问题追究下去，没有谁不糊涂的。

对此大致有两类可能的答案。一类答案可以归结为：活着为了吃喝劳作，——为了一己的、全家的或者人类的吃喝劳作，为了吃喝得更奢侈，劳作得更有效，如此等等。这类答案虽然是多数人实际所奉行的，作为答案却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等于说活着为了活着，不成其为答案。

如果一切为了活着，活着就是一切，岂不和动物没有了区别？一旦死去，岂不一切都落了空？这是生存本身不能作为意义源泉的两个重要理由。一事物的意义须从高于它的事物那里求得，生命也是如此。另一类答案就试图为生命指出一个高于生命的意义源泉，它应能克服人的生命的动物性和暂时性，因而必定是一种神性的不朽的东西。不管哲学家们如何称呼这个东西，无非是神的别名罢了。例如，从巴门尼德到雅斯贝尔斯，

都以“存在”为生命意义之源泉，可是他们除了示意“存在”的某种不可言传的超越性和完美性之外，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往往乐于相信，生命是有高出生命本身的意义的，例如真善美之类精神价值。然而，真善美又有什么意义？可以如此无穷追问下去，但我们无法找到一个终极根据，因为神并不存在。其实，神只是一个表示神秘莫测的记号，记录了我们追问终极根据而不可得的迷惘。摆脱这个困境的唯一办法是把一切精神价值的落脚点引回到地面上来，看作人类生存的工具。各派无神论哲学家归根到底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又陷入了我们试图逃避的同义反复：活着为了活着。

也许关键在于，这里作为目的的活，与动物并不相同。人要求有意义的活，意义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上述命题应当这样展开：活着为了寻求意义，而寻求意义又是为了觉得自己是在有意义地活着。即使我们所寻求的一切高于生存的目标，到头来是虚幻的，寻求本身就使我们感到生存是有意义的，从而能够充满信心地活下去。凡真正的艺术家都视创作作为生命，不创作就活不下去。超出这一点去问海明威为何要写作，毕加索为何要画画，他们肯定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人类迄今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如同美丽的云景，把人类生存的天空烘托得极其壮观。然而，若要追究云景背后有什么，便只能堕入无底的虚空里了。

人，永远走在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他已经辞别兽界，却无望进入神界。他不甘于纯粹的生存，却达不到完美的存在。他有了超出生存的精力，却没有超出生存的目标。他寻求，却不知道寻求什么。人是注定要无聊的。

可是，如果人真能够成为神，就不无聊了吗？我想象不出，

上帝在完成他的创世工作之后，是如何消磨他的星期天的。圣经对此闭口不谈，这倒不奇怪，因为上帝是完美无缺的，既不能像肉欲犹存的人类那样用美食酣睡款待自己，又不能像壮心不已的人类那样不断进行新的精神探险，他实在没事可干了。他的绝对的完美便是他的绝对的空虚。人类的无聊尚可药治，上帝的无聊宁有息日？

不，我不愿意成为神。虽然人生有许多缺憾，生而为人仍然是世上最幸运的事。人生最大的缺憾便是终有一死。生命太短暂了，太珍贵了，无论用它来做什么都有点可惜。总想做最有意义的事，足以使人不虚此生、死而无恨的事，却没有一件事堪当此重责。但是，人活着总得做点什么。于是，我们便做着种种微不足道的事。

人生终究还是免不了无聊。

1991. 1



没有目的的旅行

没有比长途旅行更令人兴奋的了，也没有比长途旅行更容易使人感到无聊的了。

人生，就是一趟长途旅行。

一趟长途旅行，意味着奇遇，巧合，不寻常的机缘，意外的收获，陌生而新鲜的人和景物。总之，意味着种种打破生活常规的偶然性和可能性。所以，谁不是怀着朦胧的期待和莫名的激动踏上旅程的？

然而，一般规律是，随着旅程的延续，兴奋递减，无聊递增。

我们从记事起就已经身在这趟名为“人生”的列车上了。一开始，我们并不关心它开往何处。孩子们不需要为人生安上一个目的，他们扒在车窗边，小脸蛋紧贴玻璃，窗外掠过的田野、树木、房屋、人畜无不可观，无不使他们感到新奇。无聊与他们无缘。

不知从何时起，车窗外的景物不再那样令我们陶醉了。这是我们告别童年的一个确切标志，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开始